

自高明以下——《黄帝内经》的方法论初探

★ 王永哲¹ 何丽君² (1. 衢州学院社科部 衢州 324000; 2. 江西省南昌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南昌 330038)

摘要:《黄帝内经》的医理是建立在至极的天的极高明的基础上,在理论逐渐走向医术的自高明以下的过程中,《黄帝内经》所进行的是一种还原的方法,而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黄帝内经》又始终是以所出发的高明为指导的。

关键词:《黄帝内经》;高明;还原;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R 221 **文献标识码:**A

From principle below——The initially searches to the medical principles in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WANG Yong-zhe¹, HE Li-jun²

1. Social branch education ministry of Quzhou College, Quzhou 324000;

2. Culture Institu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Jiangxi Nanchang, Nanchang 330038

Abstract:The medical principles in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are establish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ure. In the process moving towards the medical skill by theory, what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carries on is one method returning to original state. And in this process returning to original stat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also takes the principle as the instruction which it embarks.

Key word: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Principle; Returning to original state

中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编订于西汉中叶。实际上,西汉中叶也只是完成这部著作的初步编纂工作。《内经》的成书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凝聚着数代人的心血,甚至当历史的车轮运行到唐代,《内经》的编撰工作仍然还在继续。

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医学理论的形成必须首先经过经验的积累,然后对已有的经验进行统计、总结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由此可见,作为一部医学著作,《内经》的成书时间必然是在具体的实际之后。因此,《内经》所反映的医疗实际一定是在其成书之前即秦汉或者先秦时期的事情。秦汉以前,华夏民族繁衍于黄河流域一带,或者说,此时这一带人文最为发达。在地理上,这一带纬度中等,属于温带地区,四季分明,这表现在《内经》中对一年四季中每三月的特点十分明确的描述。《内经》医学理论立论于“人与天地相参”,这里并不是世界观层面上

的“天人合一”之谓。实际的情况是,“天人合一”早已经被自觉地前定了。人和天地宇宙的类比被落实在时令与节气之上,而且被植入一年一度的循环之中,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秩序运行着,这就是《内经》在医理上对这一极“高明”世界观的“分殊”。这个“分殊”实在是由中国传统的极高明以下而至于各个实在的分科,其中一支分科就到达于中医的“高明”,即“人与天地相参”。因为“天人合一”前定的设定,自然的“高明”成为不可辩驳的最高前提。“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天气,是一个至极的存在,它的特点是“藏”,正是因为其藏而不显,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状态。“下”有散失以及从原先的地位离开的意思,“不下”是动态的,是“藏”的结果。天气之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然而它正是人们行为的标准和努力的方向。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程度,因为“唯圣人从之”。(《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然而一旦做到这样的程度,就会“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奇病”就是大病,是因为人的行为违逆了天气的(规律)运行而得致之病。又因为得大病的人会(失万物)背离万物进程的规律,生机或者说生命的源泉就会走向衰竭,所以自然之高明乃在于四时之气,“…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四时统领着万事万物的终始规律、死生的造化。这是因为逆气之病、逆时之疾、违阴阳之恙,是从最高的前提开始就违逆了自然的高明,这就是“反顺”所致的疾病,这样的病,“死”、“乱”是必与之相伴的。进而《内经》便有了“治未病”的道理,这里的病就是前文所述的违逆了自然之高明而得的病。

强调阴阳四时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坚定《内经》所持的自然之高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内经》的医理是从最“高明”之处开始的(笔者把这个过程表述为“自高明以下”),因此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不曾也不可能把理论封闭起来。自高明以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论在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落实,这样就使得实际的情况都在“高明”之中。对于春夏秋冬四季之气的描述,对于《内经》的作者来说,乃是在于强调这自然之“高明”的重要性,并且即便存在地理空间或者个体空间的差异,仍不会逃离这个范围。所谓理论,是基于各种具体经验的总结。在理论化的过程中,人们对比各个具体的时空,归纳出每个具体实际中普遍的甚至可能是永恒的事物,然后对归纳出来的事物进行简练的描述。对于医学,理论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然而理论却不是医学的目的,医术才是医学的目的。因此,从理论到医术又有一个还原的过程。《内经》的方法论就体现出这样一个还原过程。理论层面的还原,使得《内经》的内容日益充实起来。自高明以下,事无巨细,均被尽量地梳理通来。因为“天人合一”,天就是至极,它就是自然的高明。然而,天人在实际中却是二分的,由此便有了“何以可能天人合一?”的提问。《内经》并没有拘泥于这个问题,由高明以下,“天人合一”确实仍然一以贯之。天人虽然实际是二分的,但是《内经》的作者则认为天人二者因为气而贯通起来。因此,自高明以下,天人之分虽然逐渐明了,气又把二者统一起来。由此可以发现,中医学理论被还原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这一层面具备了天、人、气的内容。“气”在这里又联系起了天和人在这里,天人仍然是“一”。

对于此处“一”的把握乃是要通过了解、运用

“气”的一般特性,天人相通是通过气来实现的,气分阴阳,这个阴阳就是天的阴阳,这是至极的高明,也是自高明以下的依据和标准。并且“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世界上的实物如九州之域、人的九窍、五脏、十二节,都与天气相通,这样一来,理所应当的是,这个与天气相通的气必然要遵循天气的基本的运行规则,而且,对于人体来说,这就是“寿命之本”。(《素问·生气通天》)苍天之气依循四时阴阳的秩序而变化,而这个变化的秩序就是人体之气所必须依循的,其顺应与否决定了人的健康状况。于是,人的日常起居就在这医理至极之高明之下了,在往下的还原过程中,医理逐渐被具体化、实在化。并且,理论与实际具体结合的程度在这样一个还原的过程中逐渐加深。

还有一个现象是,中医理论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直注意着还原的结果对于高明的坚定、证实和精炼。因此,其理论纵深的过程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早已存在的前定的“高明”之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大量地表现在《内经》对实体状态的描述并没有注重在形象、表面的感性描写的层面上,而是一直在自然的高明理论的影响或者指导之下。汗、浮肿、筋挛、多语、厥、盲、聋、半身不遂、疮疖、痲子等身体上、精神上的状况,《内经》没有僵滞于就事论事,而是寻找“气”方面的原因。并且,最后一致统归在气对时序的不顺应,导致气逆时、违时的原因就是人的日常起居没有符合阴阳的秩序。人的气通于天气,则人的气也分为阴阳,人与自身的阳气的关系就像“天与日”,“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素问·生气通天》)太阳的光明照耀天空,则人的阳气是在上在外的,对身体起着保卫的作用。而人自身的行为和情绪又影响着这外在的阳气,“烦劳则张”,人体烦劳之时,阳气会亢盛而外张;“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素问·生气通天》)大怒之时,阳气会上升,血会随气上升而郁积于上。阳在外、在上,阴则在内、在下,并且,“阴者,藏精而起亟也,”(《素问·生气通天论》)阴是藏精于内并不断地扶持阳气的,即阳气的耗损是必须以阴来作为补给的。阴阳构成了气,阴阳如果“两者不和”,则“若春无秋,若冬无夏。”一年的周期仍然未变,而一岁的成为乃是因为“寒往暑来”,阴阳两者之一有缺失或者不和谐,就如同一年之中只有单一季节一样,是不完整的。

天是至极的高明,人体是这一高明还原的一个层次而且又在这个高明之中。天地宇宙自然之高明

在阴阳层面上就是它的四时之序，在这个高明之中的人是必须“和之”的，这就是“圣度”，是最高的标准。所以“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素问·生气通天论》）烦劳会导致阳气亢盛，这样阴精就会衰竭。而阳气因为是在外、在上的，它的耗散是必然的，天之阴阳是没有也不会耗散的，这就是人与天的不同之处，也是人必须在自然之高明之下的理由。“阴之所生，本之五味，”（《素问·生气通天》）五味之饮食能促进阴的生长以补阳气的耗损，所以“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神乃绝。”（《素问·生气通天》）阴气平和、阳气固秘才是健康的标准；否则，阴阳分离，人的精神就会衰竭。显而易见，自高明以下至此，特殊的具体出现了。天之阴阳是不绝的，而人的阴阳若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则需要“五味之本”。极高明就是极普遍的事物，气足够高明就使阴阳流行造化，这个规律无论在至极的天或者高明以下的人身上都具备着。这样，自高明以下的还原又到达了一个层次——阴阳流行造化。

对于阴阳，《内经》以逐步走入阴阳的立场和角度，着重阐述阴与阳的关系，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而就阴阳同一体来说，《内经》作者并没有和它有任何的分离，即《内经》认为，人体与阴阳是一致的。这个高明处是人体与阴阳的合一，并且这里的高明正是在天人以气相通的高明之下、之内。

《内经》的医理还原到这一个层次，它对于依据的采用却又返回至上一层次。人体阴阳各自的特点，《内经》取法于天地阴阳，这就是“本”，“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个“本”就是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宇宙的一般规律就是阴阳，它是一切事物、万物变化、生长毁灭的根本。阴阳的各自特点也正是以天地宇宙之阴阳为根据的。“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静之气上升成为天，浊阴之气积下成为地；阴相对静止，阳相对躁动；阳主生成，阴主成长；阳主肃杀，阴主收藏。把这个比附于人体，就是“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和天地宇宙一样，阴阳各自的特点在人体仍然是阳在上、在外，阴在下、在里。阴阳特性落实到功能形体方面，阴阳就表现为“阳为气，阴为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的功能为阳，饮食之物为阴，这是阴阳特性的又一具体方面的比附以及阐述。依据阴阳各自普遍特性的方法论，“阴中有

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匱真言论》）阴阳又复有阴阳。在天地宇宙至极之高明上是：“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名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名曰阴中之阳。”（《素问·阴阳离合论》）还原至人体的层次，则成为“三阴三阳”之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众多的具体事物，仍然在其一“要”的极高明之中。阴阳之极高明，还在于阴阳的相互关系之中，独阳不生，独阴不长，二者互为条件；落实于人体，则“阳化气，阴成形，”阳化生为力量，阴则构成形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在内镇守着阳，阳在外为阴的役使。人体的阴阳二者也互为条件、互相维持对方的存在。“阴阳者，万物之能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万物的原始动力在于阴阳的变化，阴阳还是相互作用的，两者在此消彼长着，气候之寒暑交替就是如此，岁的成为就在这样的动态之中，这就是平衡。人体只有阴阳平衡才能具备健康的身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方过于亢盛，对立面就相应地衰竭，这时人体的症状就是“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宇宙之阴阳有其固定的处所，行使各自不同的功能，两者处于互为条件的统一之中；同时，二者又在不断地对抗着，在对抗的过程中自身增长而限制着对方，而增长之极又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人体的阴阳也是如此，任何的偏差都可能引起病状。

自高明以下到这一层次，具体情况日益复杂起来，却始终在高明的指导之下。研究实物，也不是单就实物入手，而是贯之以高明之义。于是，相应的治疗之法也在这个高明之下、之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去不及之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显然，对于阴阳所使用的方法是“引”，而不是“制”。在医术的层面，《内经》仍然坚持着这个极高明——天人合一。阴阳本为一体，其偏盛的纠正应该由阴阳二者本身予以调节，而不可以人为地“灭阳”或者“灭阴”，“引”的意思实际上是使处于下风的阴阳中的一方逐渐强大起来以重新达到平衡。

可见，在自高明以下的过程中，极高明之义被《内经》坚定地贯彻着，从天人合一以下到气，再达阴阳，途经是还原性的，却又不是那么透彻的还原，这也是中医的特色形成的诸多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2009-06-12）